

理性討論新界東北發展規劃

蘇偉文 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對於發展新界東北，政府若是在聆聽民意後修改原意見，或是將諮詢期延長、甚至在大幅修改建議後再加多一輪諮詢，可令各方持份者得到充分照顧。可是現時反對意見抱着的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即是自己的意見才是真理，根本沒有妥協的空間，這樣的做法就不是討論了。現時香港做事講求透明度，凡事要求公平、公開、公正，理性討論其實並不代表軟弱，反而是以理據來說服人，真的讓人知道真理在哪一方。

發展新界東北已成了一個燙手山芋，現時的事態發展已不再是理性討論，而是各方互不相讓地叫價，只要不如己方的意見，便馬上被扣以不理民情的大帽子。可是民意卻是多樣化，總不成只聽到一派意見，不幸的是，不少自以為代表民意的人士，以為自己就是真理、以為別人的主張就是錯的，在香港民主化日高的當兒，這樣的態度其實是危險的。在發展新界東北的諮詢上，就看到這種態度已越來越走上偏鋒，長此下去香港會繼續在內耗中蹉跎歲月。

筆者並不是想討論應否發展新界東北，因為這個課題已有不少論述，而是想藉新界東北發展這個議題，來說明筆者對現時一些民意取態的看法。

要求撤回等同放棄發展

發展新界東北之議，其實已有十多年的醞釀過程，早在1998年時，政府已有發展新界東北的構思，而且在2007年的政府《施政報告》裡，也明確將發展新界東北列入十大基建工程內，前後亦已作過了兩次諮詢，今次是就這個議題的第三輪諮

詢。在程序上政府是按照一般的諮詢工作，可是在實際執行上，卻是到了落實細節時才遇到強烈反抗。本來有反對意見並不為奇，因為所有發展計劃定義上必定會有人被影響，所以有不滿是正常的。問題是既然仍是在諮詢階段，有問題就應該拿出來討論，而不是以沒迴轉餘地的要求完全撤回。

視己見為真理扼殺討論空間

完全撤回和大幅修改建議不同，假如政府真的撤回建議，那麼這代表新界東北在一段可見的時間內都不會放在發展的日程裡，也就是說會放棄發展新界東北，但政府若是在聆聽民意後修改原意見，或是將諮詢期延長、甚至在大幅修改建議後再加多一輪諮詢，後果卻是以尊重民意的前提下，令各方持份者得到充分照顧。可是現時反對意見抱着的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即是自己的意見才是真理，根本沒有妥協

的空間，這樣的做法就不是討論了。反對者若果有很多理由，理性討論就應該將之羅列，以理服人，現時香港做事講求透明度，凡事要求公平、公開、公正，理性討論其實並不代表軟弱，反而是以理據來說服人，真的讓人知道真理在哪一方。若是反對者的取態是以叫囂、謾罵，甚至是以肢體衝突來作為行動目標，更顯得反對者其實是沒有存心討論，而是一定以反對為目的，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沒有討論餘地。

逢政府必反是香港的悲哀

在民意自由的香港，反對者當然可以有自由的取態，逢政府必反也是取態的一種。筆者擔心的是，這種取態的形成原因，因為目前看的是果，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箇中因由，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取態有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多支持者的趨勢。筆者感到的是民間對政府的信任度



■蘇偉文

很低，凡事都以陰謀論的目光去看諮詢建議，也不考慮建議的合理性和迫切性。再這樣下去的話，熱廚房的溫度除了更高之外，官員要是因此洩了氣，一遇上有爭議的課題便拖拖拉拉，以「不議、不決、不行」來糊混度日，這才是香港未來的悲哀！

反國教白色恐怖才是學校壓力根源

馬彥

國民教育科由設計到諮詢一直為社會主流共識，直至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夕，反對派核心骨幹策動反國教風波，套用聾人聽聞的語言借題發揮，鼓動對立，削弱互信基礎，嚴重挑戰學校的教育專業。但是，反國教分子沒有正視自己是製造矛盾的始作俑者，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惜姿反指政府拒絕撤科，把國教科的推行責任推到學校身上，令學校成為「壓力煲」。事實上，反國教分子令個別校長教師和家長學生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行動從未間斷，社會必須認清陳惜姿倒果為因的說法，消除學界白色恐怖，才可令學校在推行國教科時真正回復獨立自主。

學校擔心被標籤

本月初，原本堅持推行國教科的小學有6間，受到近期反國教分子製造的白色恐怖和人海壓力下，個別學校已無法聽從專業原則行使教學權力，獨立自主，沙田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便被逼暫緩推行國教科。陳惜姿昨日在一個港合節目中反指，現時學校變成「壓力煲」，人心惶惶，家長和校方出現互不信任的情況，是政府拒絕撤回國教科造成的。事實上，政府早於本月8日宣布，取消國教科3年開展期限，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科；並承諾其5年任期內，不再推動國教科獨立成科。教育局更於本月10日宣布抽起國教科課程指引中「當代國情」及相關的評估部分。教育局向學校發放的53萬元國教科支援貼，可由學校自行靈活運用，不限於推行國民教育，學校也可選擇不使用。當局已在可能範圍內作出最大的讓步，社會氣氛本已緩和下來，但是反國教組織和頭頭煽風點火的行為從未停止，他們不但不欲減壓，反而希望學校繼續成為壓力矛盾的重心，從而令更多學校受壓受範，剝削學校的教育專業地位。

製造對立、激化矛盾是反國教分子希望出現的局面。國民教育事件從一開始就是由反對派及其衛星組織策動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明言會把行動擴展到學校和社區。反國教分子以「洗腦」、「赤化」等聾人聽聞字眼標籤國教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更以納粹德國等極端主義形容國民教育。今年9月開學前夕，教協大搞「良心約章」，令不簽署的教師被打成「無良心」；反國教大聯盟制訂「學校國教版圖」，標籤學校；由公民黨核心扶植的學民思潮更充當「紅衛兵」，到不同學校「揪出」推行國教的學校和教師；接力絕食集會此起彼落，學聯更在大專學界發起罷課串連行動。這些字眼和行動，激化人的神經，拉動緊張情緒，在社會壓力和寒蟬效應下，許多專業教師已不敢張聲，擔心被「揪出批鬥」。

消除白色恐怖回復教學關係

國教科於2007年開始着手設計，2011年5月進行課程指引諮詢，推動國民教育，其間已屬基本共識。公民黨陳淑莊在2008年10月的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上便曾明說「香港的年輕人是需要更加好地了解內地的實際情況、國情及發展的，應該接受全面的國民教育。」教協前會長張文光也被揭發在2008年競選立法會時，在政綱中明確提到「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其時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對國民教育均抱持正面態度，沒有對開展國教科感到「恐懼」，擔心孩子會被「洗腦」。直至近期出現兩地個別爭執事件後，反國教分子開始借題發揮，把國民教育以煽動性的詞語標籤，拉動情緒，刺激社會的恐懼心理，親手製造連串鬧劇，激化矛盾，營造陰霾，配合造勢，推動他們的情緒，務求達致他們撤銷國教科、「去中國化」的目的。學校和家長在推行國教科時感到壓力，其實是由陳惜姿及其沆瀣一氣的同道人和衛星組織一手造成的，只有消除社會上針對國民教育的白色恐怖，才能還原教育界和家長之間平和的教學關係。

以下為筆者在餐廳聽見一位媽媽與其約十歲的小孩的對答：

媽媽：「長江流經哪裡？」

小孩：「我只聽見過《長江七號》！」

媽媽：「作為中國人必須具有國家的基本知識。」

小孩：「在互聯網搜尋不是可以的嗎？」

媽媽：「點得？互聯網只係輔助工具，而認識國家係責任。」

聽到這裡，筆者亦結賬離席。心想，這位媽媽真有見地，至少透過日常對話和生活點滴嘗試引起孩童對國情認識的興趣。的確，新一代少年和青年對國家的認識相對貧乏，有些更甚少踏足內地，對祖國現況一知半解，筆者曾聽聞有年輕人誤以為潮州是省級行政單位，或把內地省份名稱混淆了，亂點鴛鴦，竟想去「湖西省、江北省」交流，令人啼笑皆非，這正正是因為較少機會接觸國家和學習國情知識所致。

筆者認識很多在內地升學及工作的香港朋友，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及廣東省發展，亦有涉足其他省市的，很多朋友反映，初到內地時，人生路不熟，更糟糕是各處鄉村各處例，要認識當地文化和習俗，要在結交新朋友時有共通話題以開拓契機，可是有時卻遇上尷尬情況，身為中國人卻對自己國家的認識不深，唯有購買及閱讀坊間的「濃縮雞精書刊」以尋求迅速認識國情。

不進則退。有時候，故步自封或拒絕接收新訊息會使人退步。未有讓學童先行接觸德育及國民教育學科而堅決反對是剝削了學童接觸認識國家的好機會，就有如初學游泳，既要害怕又不嘗試先行第一步，就說水很深水性很難捉摸，倒不如先熟悉水性再容後調整習泳節奏及課堂節數，遠較不去學習為進取。與其在沙灘呆站，倒不如給自己機會。你看，人家爭取學習已越游越遠，轉眼已到對面浮台，將有更好的機會了。

認識自己國家就像學會駕駛汽車的一門技能，掌握一技傍身，手握機會之鎖匙，開啟機遇之門。有朋友形容，國情常識就如時事常識及數理學科般重要，除了學習課本知識外，更要親身體會、思考和分析。而認識國情更可以在學習普通話詞匯發音時更得心應手。國情是作為中國人必須要認識的軟知識；普通話則是作為語言掌握前途發展的軟技能。學習國情與普通話，增加機會和機遇。

愛國愛港派須認清選民結構新形勢

陳志豪 香港青年智庫主席

「80後」的選民未來一定會更加左右選情，而「80後」與「80前」之間的分野是明顯的。為適應新形勢，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在工作範式上有所調整，努力提升議政論政和政策研究的水平，積極利用互聯網與「80後」溝通、了解民情和建立形象，除繼續鞏固擴大組織票外，也要積極介入公民社會運動，擔起輿論領袖和群眾領袖的角色，鮮明地站在最大多數群眾的一邊，爭取最多的游離票。

立法會選舉曲終人散，持續近1年的選舉年亦告一段落。在過去的12個月，香港接連舉行了區議會選舉、選委會選舉、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等幾個大型選舉，政治議題佔據傳媒的每個角落，市民天天「被迫」接收海量的政治訊息，很多朋友也對筆者說，他們厭倦了。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已選出，距離下一次全港性選舉尚餘大約3年時間，在完全沒有選舉的2013和2014年，將是特區政府站穩腳步，各方好好調整，重新出發的黃金時間。

前一段時間，不少朋友經已就立法會選舉結果作了很多建設性分析，但筆者認為，有個趨勢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就是選民年齡結構的轉變。

80、90年代出生選民大幅增加

在今屆立法會選舉，登記選民數目較去屆增加了約10萬人，細看的話，1982年後出生的選民，即18-30歲組別的選民大幅增加了30萬人，接近60萬人；而31歲或以上的選民則減少了20萬人，此消彼長，於未來的選舉，1980、90年代後出生的選民必然佔據更關鍵角色。如何爭取青年選民支持？如何開拓新票源？首先要了解他們，了解「80後港人」與「80前港人」之間的差異。

筆者認為，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1980年代後出生的青年，他們所經歷的港英殖民時期，是150多年

殖民史上，較為開明、開放，經濟增長較高、市民生活改善較快的一個特殊階段。由於當時港英政權的刻意隱瞞、淡化，80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對港英政權較早期的暴政和劣績所知甚少，故必然產生了一種扭曲的、不全面的良好印象；此外，港英政權於1980年取消了原來的抵壘政策，從大陸湧至香港的內地人大幅減少，而「80後」的父母又多數已經在香港落地生根，致使「80後」的朋輩圈子、家庭脈絡等，與中國內地愈加愈遠，愈來愈「香港本土化」，與「80前」相比，「80後」跟祖國大陸的情感聯繫一般比較疏離。此乃「80後」的個性特點之一。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於90年代大肆擴充高等教育，短時間內設立和升格多所大學，而香港首任行政長官更以大幅提高港人的教育水平為目標，所以，「80後」的升學機會和教育水平，普遍較「80前」高。而教育水平較高的選民，一般更加重視候選人的政綱，重視其理念、說理能力和思考水平，更加認同一些知識型的民意領袖。筆者以為，未來的選舉工程，將會愈來愈「非物質化」，而傾向「知識化」。

「80後」選民未來一定更加左右選情

最後，是互聯網的影響。無疑，互聯網在香港早已普及，但網絡世界對

「80前」和「80後」的影響還是不同的。香港的互聯網大概自1998年開始流行，正值大多數「80後」的成長階段，可以說，「80後」是頭一群成長於互聯網時代的香港人。對「80後」而言，瀏覽互聯網，透過社交軟件和網絡討論區結識朋友、與人交流，根本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成長的一部分，互聯網文化對「80後」的影響自然較深，也間接塑造了「80後」與前代人不同的個性。

成長於互聯網時代的港人，他們很早便懂得透過互聯網結交不同的朋友，其社交圈子必然較「80前」更加廣闊；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很輕易便能在網上找到合適的平台發表意見，是故，一般「80後」會較上一代的人更熱衷於思想交流，所接觸到的思想與資訊更闊更多，也更加容易連結志同道合的網友。此外，一個很壞的情況是，網上討論區的資訊總是負面消息較多，正面較少；批評較多，讚賞較少；消極多，積極少。筆者認為，這種負面文化對青年的個性有一定影響，需要好好研究。

總括而言，「80後」選民未來一定更加左右選情，而「80後」與「80前」之間的分野是明顯的。為適應新形勢，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在工作範式上有所調整，努力提升議政論政和政策研究的水平，積極利用互聯網與「80後」溝通、了解民情和建立形象，除繼續鞏固擴大組織票外，也要積極介入公民社會運動，擔起輿論領袖和群眾領袖的角色，鮮明地站在最大多數群眾的一邊，爭取最多的游離票。社會不斷進步，變幻是永恒的，愛國愛港陣營必須隨時調整過往的工作範式，跟隨新形勢，避免落入慣性思考的陷阱，為新時代所湮沒。

蕭黃相爭 人力重蹈社民連覆轍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經過立法會選舉一役，反對派各陣營出現大洗牌，民主黨丟失了龍頭地位，公民黨正在合縱連橫取而代之。但其實，在不同政黨內部亦出現陣營重組，例如民主黨隨著何俊仁等退下之後，黃碧雲、胡志偉等正逐步接班，將來路線會否出現改變，值得社會關注。另一方面，在選舉中氣勢凌人的人民力量，也面對成立以來的一次大洗牌。早前黃洋達在敗選後急急與人力劃清界線，以示道不同不相為謀，真正原因非如他所說是什麼不希望政黨化。事實上，人力有執委會、有黨團、有支部，規模從來都是一個政黨，黃洋達掛人力之名出選時為什麼不反對政黨化，現在選輸了，不滿人力助選不力就找個理由「反枱」，足見此人是反覆小人。

黃洋達「反枱」暴露人力內鬥

不過，黃洋達的「反枱」倒是打開了人力內鬥的「潘多拉盒子」，從中反映的是人力內部各陣營的爭權。事實上，當年黃毓民、陳偉業在社民連被陶君行「鬥走」之後，率領一班「教徒」另起爐灶，成立人民力量。但當時實力不足，於是採取了合併方式令組織迅速壯大，現在的人民力量實為四個團體組成，包括：黃毓民嫡系「普羅政治學苑」、在劉慧卿加入民主黨後繼續慘淡經營的前綫、香港人網蕭若元派系的「選民力量」以及親台灣的民主連線。這四股力量組成了

人民力量，而在初時人力的領導層亦由這四派人士平分。然而，隨著這四派實力此消彼長，蕭、黃派系實力不斷上升，相反前綫及民主陣線卻是暮氣沉沉，逐漸失去了在黨內的話事權。

在立法會選舉前夕，蕭、黃兩派更全力推出自身人馬參選，除了黃毓民及陳偉業外，出選新界東的陳志全及港島的劉嘉鴻是蕭若元人馬；黃洋達是黃毓民愛將，兩大派系平分了五區出選權，結果引發民主陣線的麥業成不滿，原因是陳偉業在上屆早已承諾讓麥出選，但現在卻出爾反爾，最終迫使麥業成憤而退黨參選大敗而回，民主陣線宣告「玩完」。而前綫由於召集人甄榮港醜聞纏身早已淡出管理層，難以左右大局。經過選舉之後，人民力量也將由過去的四派共管變成蕭黃共治。說得好聽是此消彼長勢所必然，說得直接是「過橋抽板，用完即棄」。前綫、民主陣線在沒有利用價值之後，也被黃毓民等人棄之如敝屣。

蕭黃爭權 決裂難免

然而，由四派變成兩派，也打破了以往微妙的勢力平衡。黃毓民及蕭若元派系在掌握人民力量上也引發不少明爭暗鬥。其中在黃洋達問題上更為明顯。蕭若元一派早對黃洋達看不過眼，認為此人桀驁不馴，忘恩負義，在受聘於蕭若元之時竟敢自組親兵。但黃毓民卻極看重此人，當時

更一錘定音要求人力為他提供資源參選。然而，選舉結果撇除黃毓民、陳偉業兩席不算，人力只增長了陳志全一席，陳志全是蕭若元手下，也是蕭派大將，現在成為尊貴的議員，自然令蕭派氣勢大盛。相反黃洋達不但未能取得議席，而且還遷怒於人力，也令黃毓民的「教主」形象受損。經過選舉一役，蕭若元出錢出力，加上現在人力領導層大部分都屬蕭派人馬，說明其勢力正在不斷膨脹，並正在威脅黃毓民的地位。事後黃洋達直指自己是黃毓民的「教徒」，卻不認同人民力量，反映的是兩派的權力鬥爭。

目前的形勢很明顯，蕭若元是對政治有野心的人，一直希望通過「香港人網」來操縱人力，以加強自身的政治籌碼。但一山不能藏二虎，黃毓民一直是人力唯一的核心，現在隨着蕭派在選舉得勢，攻守之核心易也，下一步勢將重演當年社民連分裂的覆轍。當時正因為陶君行要與黃毓民分權，引發其殺機，最終策動「倒閣」，令社民連最終一分为二。現在蕭若元要全面操控人力，肯定會觸動黃毓民「一言堂」的權力，而兩人都是有野心，權力慾極重的人，決裂只是時間的問題。雖然兩人都是多年老友，但陶君行當年何嘗不是與黃毓民情同父子，結果又是如何？蕭若元的錢與黃毓民的權火併，結果將令人力再次四分五裂，這也是激進政黨的宿命。

認識國情開啟機遇之門

朱家健

青年與政策局官員交流發起人